

真善美的昇華

宋美齡救夫記

● 池蘭森（自由作家）

應邀重蒞美國國會

最近美國參議院一致決議於一九九五年七月廿六日邀請二次大戰時期的蔣介石委員長夫人宋美齡女士重蒞參議院，接受歡迎和款待。消息傳來，國人極為興奮，但也引起兩種反應；讚賞者認為中華民國數十年的努力，終獲友邦正面回應，顯示我國國力已引起國際重視。但也有部分台獨分子認為「蔣政權」陰魂不散，仍在興風作浪，藉機「反撲」。更有人懷疑邀宋美齡女士重到參院是重金遊說而來，指是「凱子外交」。

其實這些說法都不公平，純非事實，宋美齡被邀重蒞美國參議院，純係美國人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週年系列活動之一，因為宋美齡女士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具有影響力碩果僅存的領袖人物。美國參議員敬重前輩，故而有此一舉。而宋美齡於對日抗戰時期訪美，應邀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發表動人的演說，她的風采、言論給美國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今日的美國國會議員

們雖然都是後輩，但歷史紀錄使他們心儀宋美齡女士的風采，所以才發出邀請。九十六歲高齡的宋美齡女士已無體力再站立講台作長時間的演說，所以只有茶會歡迎，請她在歡迎儀式中說幾句致答辭自然不能避免，如硬說成「應邀演說」，自是誇大其詞。

這次邀請宋美齡重回美國國會，係由共和黨巨擘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杜爾和賽門參議員倡議，外委會無人異議，又獲得宋美齡女士首肯，於是這一壯舉於焉實現。然而宋美齡女士功在國家，歷史自有定評，美國人崇敬她，只是錦上添花罷了。

西安事變表現非凡

現代世界歷史對蔣宋美齡必有一定的評價，無論從事功、人格、學問和膽識各方面來看，她都不失為女中豪傑。一九三六年（民國廿五年），中共一手導演的西安事變，宋美齡在事件演變過程中，所展現不凡的膽識和遠見，令人佩服不已。

西安事變係由西北剿匪代總司令張學良

及西安綏靖主任楊虎城聯手兵變形成，他們劫持前來視察的國家最高領袖蔣介石，實行「兵諫」，要求「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平心而論，這一要求在當時不算過分，由於日寇對中國蠶食鯨吞，兇鋒高漲，的確需要全國團結一致抗日。然而証諸日後中共藉抗日坐大，席捲大陸的事實，蔣介石委員長的作法，不能不說是洞燭機先。

西安事變初起。消息紊亂，氣氛緊張，南京國民政府要員，聞領袖被劫，主張強力對付，動員軍隊，準備進攻西安叛軍，獨宋美齡女士期以為不可。因為她深知張學良做事衝動，劫持蔣介石是一時起意，並非有深謀遠慮。興兵討逆，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治絲益棼，在叛軍手中的蔣介石必被置於危地，因而不表贊同。部分大員甚而懷疑宋美齡為一介婦人，心中只想到丈夫安全，置國家尊嚴於不顧，宋美齡無奈，祇好割切陳述，聲稱如果犧牲夫婦，可挽回大局，她絕不阻止。怕的是叛軍與共軍結合，血火充塞，一旦動武，兵連禍結，百姓受苦，國勢

陸危，強敵窺伺，千鈞一髮，所以她力主和平解決。

身入虎穴說服張揚

事變發生後一星期內，她三次派人前往西安，探詢情勢發展及蔣介石的安危，確知蔣介石安然無恙後，她決定親赴西安面晤張學良，尋求和平解決之道。

宋美齡飛抵西安時，鎮定非常，張學良親到機場，走上機艙迎接，宋美齡見張學良儀容憔悴，面有愧色，乃溫語安慰。並和張學良同乘準備的車輛前往張宅，抵達後，張學良問是否立即與蔣介石見面？

宋美齡神態從容，告以不忙，先給她一杯茗茶，示意張學良，她願以身身的安危託庇張學良的掌握之中。蔣介石被囚地點，距張學良住宅僅有一箭之遙，茶後張學良陪同宋美齡與蔣介石見面，夫妻危難之中重逢，不勝唏噓。

勸夫婿勿輕言犧牲

據宋美齡事後回憶，當蔣介石見到她時，除歷述被劫持的經過外，特別要求她勿以簽訂任何文件之事相勸。

宋美齡答說：「我視國家福利重於夫君安全。勿慮我有強勸夫君屈服之意。」

當時蔣介石一再表示，如對國家有利，他願以身殉國。

宋美齡則說：「自君被困之後，全國民

衆，憂疑惶急，向所未見；即平日反對夫君政策者，亦抱同感，祈禱君出險者，遍佈全球；擲齡學童，號哭如喪考妣；兵士聞君不諱之誤傳，竟有自殺者。因勸曰：此後君不應輕言殉國，君之責任乃在完成革命以救國，君更應寶貴君之生命。願君自慰，上帝常伴我等。余此來，分君苦厄；上帝願余死，死無悔；若願余生，亦當保此生命，與吾夫共為國家努力也。」

宋美齡告蔣介石感覺劫人者已萌悔禍之意；倘處理得宜，或可立即解決。我等目前應自制，應忍耐。

蔣介石又自述：十二月十二日晨被劫經過情形時，感情衝動，不能自持，宋美齡溫語安慰之。出聖詩在蔣介石臥榻傍伴誦讀唸有頃，始見夫婿漸入睡鄉。

蔣夫人宋美齡見過蔣介石之後，即召張學良前來面談，張學良因宋美齡沒有對他斥責，頗感快慰，兩人談話，頗見機鋒。據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記述：

「余（宋美齡自稱以下同），以鎮靜誠摯之態度與之談話，告以彼等自謂此舉得全國民衆之擁護，實屬錯覺；今大錯已成，若何等補救，實為當前唯一問題。並語之曰：「汝若向余問以後之方針，余可以誠意告汝，爾欲恃武力以強迫委員長（指蔣介石以下同）作任何事，皆無成功之希望。」張曰：「夫人如在此，決不致發生此種不幸之事。」此語殊出余意外，駭然久之。張續曰：「我等

劫持委員長，自知不當；唯我自信，我等所欲為者，確為造福國家之計劃。然委員長堅拒不願與我等語，自被禁後，怒氣不可遏，閉口不願發一言。深願夫人婉勸委員長暫息怒氣；並望轉告我等實一無要求，不要錢，不要地盤，即簽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余表示深信其言之由衷，不然，則彼等行徑又何異於舊時軍閥。唯目前欲示世人以無他，應放棄脅迫態度，立即恢復委員長之自由。因復語張曰：「爾性太急切，且易衝動。爾當知世上有許多事，皆非躁急之舉動可以成功者，唯步驟一致漸進之行動，乃可得真正之進步；換言之，即全國人民程度進至適當之水平線後，仍將感效果之遲緩。然余之經驗告余，躁急者百分之力量，祇能得一分之收穫；而徒求快意一時之舉動，決不能致中國於富強，惟堅忍卓絕之苦幹，始能得理想中之成功。」張聞言頗感動，誠摯言曰：「夫人，余已覺悟此舉之不當，決不願託辭掩飾。唯自信動機確係純潔。倘此次夫人能一如往昔偕委員長同來者，余敢斷言，決不致發生此不幸之事變。今余屢欲向委員長有所申述，彼輒禁我放苗，厲聲呵斥，奈何！」余曰：「汝仍未瞭解委員長也。彼所斥責者，每為其寄有厚望之人；倘對汝鄙為棄材，則決不再費如許精神對汝斥責矣。汝每稱事委員長，如事父，彼信汝此言之誠，故不假顏色。」張應曰：「夫人應信我敬戴夫人之誠，即余部將亦一致敬戴夫人。委

員長被禁後，彼等搜索其文件，得夫人致委員長函二通，拜誦之餘，益感夫人之偉大。蓋此二函中，夫人為民衆求福利之至誠畢露，故深信夫人此來必可調整現局，使委員長早日離陝，余及余部將實同具此種信念。我等希望，委員長安全離陝之熱情初不後人，蓋我等不獨不願阻礙其政治上之工作，且一致推崇彼為我等唯一之領袖。今但求向委員長面陳款曲，一切皆無問題，深信夫人必能助我此危局。」余駭問所稱二函究竟何指。張曰：「一為請籌援綏靖經費與補充空軍事宜；在另一函中，夫人縷述救國感想，實足動人。夫人告委員長，有『深感我二人共同救國之事業，未能盡責之處甚多，此後當加倍努力，一方面不負人民付託之重任，一方面不背我二人結婚時為民服務之誓言』之語。我等讀此二函，實感動萬狀。」余即乘機向彼勸導：「汝當更憶及函中之又一語，即謂我等救國之努力，乃隨時默禱聖靈之啟導，始能免於錯誤。汝若誠意欲有所建樹，亦應隨時祈求聖靈之嚮導也。」蓋彼此次舉動，不獨擾亂秩序，自墜人格，且身為軍人，竟甘超越軌範、毀滅綱紀如此之甚。更可痛者，數年來辛苦經營之統一，幸告完成，正足增進中國之信譽，造成萬世之福利，今竟為彼等毀其垂成於一旦。余復令追憶彼歐逆初返時余向彼告誡之言。余當時之言曰：

「活動能力之強盛，若不能納之軌範，危險實大。」曾囑彼處事要隨時謹慎。至彼稱無

傷害委員長之意，余又告之曰：「十二日事變發生之晨，槍聲四起，委員長未衣棉衣，備受嚴寒之侵襲，且流彈飛舞於四週，若未獲上天之默佑，彼不飲彈而亡，亦將罹肺炎而死矣。然而已過者今勿再提，目前應討論者，如何可使此事件迅速結束；蓋委員長留此間愈久，國家之損失亦愈大。汝意以為如何方可收拾此危局？」余復述前言，促其速自悔悟，力圖善後。張屢領其首，並言彼個人亟願立即恢復委員長之自由，唯此事關係者甚衆，不得不徵求彼等（指楊虎城等）之同意。余因促之曰：「然則速將余意轉告彼等。」

談話後，張學良即辭出。此後數日雙方均惶悚不已，因為參與事變的軍官欲求保障他們無被囚禁之虞，幸經宋美齡與宋子文往返各地，與有關人員會談，再三婉轉解釋，始獲張學良、楊虎城同意釋放蔣介石。

允張學良隨機赴京

可是釋放當天，上飛機離西安的時刻卻一拖再拖，由早晨到下午，離去的時刻一再改，直到下午四時卅分，車隊才離開被囚地，前往西安機場。臨到起飛之前，張學良、楊虎城要求蔣介石委員長臨別訓話，經蔣以溫語慰諭之。

此時，張學良告訴蔣介石決心隨同搭機飛南京，蔣介石極力反對，蔣稱無伴行之必要，促張留在軍隊所在地，並以長官資格命

令張留下，張學良對宋美齡說，他有赴京的義務，以表示擔負此次事變的全部責任，更證明此次事變無危害蔣介石委員長生命之惡意及爭奪個人權位之野心。宋美齡以目示意蔣，蔣只好讓張學良隨機飛京，使西安事變和平落幕。

由事變中，宋美齡所表現的勇毅、機敏和超人的說服力，可看出她內蘊的不平凡。

詩禮涵蘊婦女風範

宋美齡的高貴氣質，來自她對宗教的虔誠、靈性修養和中國詩禮涵蘊的婦女風範，加上歐美教育的薰陶，融合而成的慧與美，她待人謙和、寬厚，她在台北士林官邸擔任全國第一家庭的主婦，對武官、秘書、侍衛

到都是夫人家中的要角，人人都覺得受到看重。曾被戲封「天下第一科長」現年八十多歲的李大偉。仍在官邸守著老總統的房間，每天早晨，先將老主人的床鋪疊起，亦如生前，茶几上依舊一樣的倒杯溫開水，晚間九時，再將被子攤開，睡衣和拖鞋放好，關閉電燈，象徵先生就寢了，（官邸人員都以先生二字稱老總統）春、夏、秋、冬，則按時更換床具，夏天到了，還會在床頭放置一把老人愛用的芭蕉扇子，老總統逝世的銅棺裡，手錶、手杖和最寶貴的書本如何安放，睡姿，夫人都親自帶著李大偉作最後一次的整理才封上棺蓋。一位七十歲，從大陸跟隨來

台的裁縫師傅張瑞香，家住陽明山，颱風過境，交通中斷，竟步行下山走到士林，為夫人做事，他說：

「不下山不放心，做夫人家的事，比自家還重要。」

西安事變全是贏家

少帥張學良，是西安事變的主角，也是近代中國史上的要角。蔣委員長當年的安危，抗日聖戰的決策，國家民族命運，都繫於張學良的一念之間。

然而影響此一生死關頭的人物，實是宋美齡，她西安救夫之行，改變了中華民國的歷史，促成了八年抗戰的勝利，數十年來士林園藝所內凱歌禮拜堂，每個禮拜都有一對老年夫婦攜手進入教堂，頭戴瓜皮小帽，精神矍鑠，座在後排，先將小帽取下，閉著雙目，低頭沉默自祈禱數分鐘，他的禱詞中，必有懺悔感恩語句，禮拜散後，這位東北的少帥，常會受邀隨同宋美齡女士回到士林官邸同進午餐，這就是民國二十五年幾乎成爲「殺夫之仇」的張學良和他的愛人趙四小姐，他們變成蔣公館的好友、同道、座上客。宋美齡口中一句「漢卿」（張學良的別號）會有多少溫馨，關懷與尊敬。

祇有這位南海觀世音宋美齡，才能使東北白額虎張學良降服。

日月潭涵碧樓丁顯文兄早年負責梨山賓館，少帥和趙四小姐行結婚禮時到梨山渡蜜月，宋美齡交代，指定將老總統使用的房間給「漢卿夫婦用」，張學良不肯接受，丁顯文最後的折衷辦法是少帥夫婦住宿老總統房間，所有行李全用自己的，張氏夫婦對宋美齡感激之情，真令他們落淚，世界上有幾人能將仇敵的心，轉化爲虔誠基督徒的愛心，據知張學良夫婦信仰上帝也是得力於宋美齡的勸導和引荐。筆者在士林官邸，服務二十一年，平日觀察體會所得，宋美齡以超人的智慧，使西安事變化干戈爲玉帛，人稱中共是大贏家，其實國民黨又何嘗不是贏家，張學良得享高齡更是大大的贏家，如果西安事變開打，蔣介石生命不保，張學良決不會倖存，也不可能領軍抗日，如若領軍抗日，不被日軍打死，以他衝動任性好強的性格也會被部下或友軍殺死。

戰時孤兒獲她撫育

遠在抗戰以前，蔣夫人即成爲中國孤兒的母親，她成立育幼院，以有限的財力物力收容數十萬無家可歸的孤兒，使他們免於飢餓，順利成長，並有機會接受相當教育。而今五十年匆匆的過去了，當年的孤兒有些已做了祖父、祖母，但他們對蔣夫人的崇敬和懷念，卻是與日俱增，去（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聯合晚報駐紐約記者傅依傑，獨家報導「蔣宋美齡會見五十年前的孩子」，文字雖短但感人肺腑。歷史的浪花能淘盡英雄，但卻也留下了溫馨的記憶。

抗戰時期中國偉大的母親蔣夫人，自十多年前蔣介石逝世後，移居美國紐約，深居簡出，韜光養晦，以讀書繪畫自娛，生活簡樸寧靜，但受過她哺育的孩子們，沒有忘記她的恩典，這些國民革命軍的遺眷子弟，懷著孺慕崇拜的心情，自世界各地奔赴紐約，探視他們心目中永恆的母親，見到蔣夫人，他們像見到慈母一樣，溫馨甜蜜，滿含淚水的眼眶，泫然欲泣。

受過蔣夫人恩惠的這些子女們，散居天涯海角，大多已是鬢髮斑白的祖字輩人物，但在見到蔣夫人後，仍像見到慈母一樣，有一股倒入慈懷放聲一哭的衝動。回想五十年前，抗戰艱苦時期，他們還是稚齡幼童，顛沛流離，孤苦無依，只有蔣夫人帶著她的助手們帶他們讀書作息，晚上巡視宿舍，替他們蓋被，蔣夫人時常對外賓們說：「這些都是我的孩子，我是他們的母親。」

蔣夫人的孩子們，有些留在中國大陸，甚而已是中南海中共和政權的要人，儘管他們口頭上沒有稱讚蔣夫人，但內心必在暗呼「蔣媽媽」，因爲凡是出身「兒童第一育幼院」或「延安中國女子大學」的學生們，都曾獲蔣夫人照拂和扶持，這種扶養的恩情，豈能輕易忘記？

鄧穎超致函表感謝

民國廿九年，中共前總理周恩來夫人鄧穎超由延安託人帶了一封信到重慶給蔣夫人

表明她及孩子們內心的崇敬，鄧穎超轉的原信的內容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蔣夫人：

在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裡，婦女無疑的應當是一支生力軍，抗戰使我們民族堅固的團結在一起，中國婦女也空前的覺醒與團結起來，抗戰以來，你對婦女工作的貢獻是很大的，我們謹向你致衷誠的敬意！

誕生在抗戰兩週年後的中國女子大學，熔鍊著抗戰建國的婦女幹部已經一年了，我們每個人都有著為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奮鬥的決心，我們希望得到你的幫助和指示！

當母校一週年的時候，謹將我們手製的東西獻給你，『千里毫毛』表示我們景仰之意並致敬禮

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全體學生同啟

鄧穎超託帶的這封信，白紙黑字的歷史紀錄，不管中共幹部如何評價蔣夫人，但其中有些人在蔣夫人的慈暉下長大，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當然受過蔣夫人恩惠的中共幹部們，在經過無數次政治鬥爭的洗禮和文革折磨，求生存的本能蓋過感情的嚮往。使他們狠下心腸，不再提往日的溫馨。最近幾年中共厲行改革開放，出版物管制較前放鬆，中共出版的書籍、影片，大量出現蔣夫人的事蹟和畫面，但其中負面描述仍多過正面，顯示中共仍不能面對歷史事實，仍在為自己塗脂抹粉，但真理是不容抹煞的。



抗戰時期美國華僑各界歡迎蔣夫人訪美的盛況之一。